

第六十三課 精明與受辱；軟弱與剛強 (astheneo 軟弱無能)

和合本：哥林多後書十一 20-33

「20 假若有人強你們作奴僕、或侵吞你們、或擄掠你們、或侮慢你們、或打你們的臉、你們都能忍耐他。21 我說這話、是羞辱自己、好像我們從前是軟弱的、然而人在何事上勇敢(我說句愚妄話)、我也勇敢。22 他們是希伯來人麼、我也是。他們是以色列人麼、我也是。他們是亞伯拉罕的後裔麼、我也是。23 他們是基督的僕人麼(我說句狂話)、我更是。我比他們多受勞苦、多下監牢、受鞭打是過重的、冒死是屢次有的、24 被猶太人鞭打五次、每次四十、減去一下、25 被棍打了三次、被石頭打了一次、遇著船壞三次、一晝一夜在深海裏。26 又屢次行遠路、遭江河的危險、盜賊的危險、同族的危險、外邦人的危險、城裏的危險、曠野的危險、海中的危險、假弟兄的危險。27 受勞碌、受困苦、多次不得睡、又饑又渴、多次不得食、受寒冷、赤身露體。28 除了這外面的事、還有為眾教會掛心的事、天天壓在我身上。29 有誰軟弱、我不軟弱呢、有誰跌倒、我不焦急呢。30 我若必須自誇、就誇那關乎我軟弱的事便了。31 那永遠可稱頌之主耶穌的父 神、知道我不說謊。32 在大馬色亞哩達王手下的提督、把守大馬色城要捉拿我、33 我就從窗戶中、在筐子裏從城牆上被人縋下去、脫離了他的手。」

我記得好幾年前，我和太太駕車到加州海岸旅行，路經一條山路。當我們下山的時候，一對白人青年駕著電單車貼身跟在後面，時不時用污穢的手勢詛咒我們，我車開快一些，他們又開快一些，我車子慢一些，他們又慢一些。最後我們到了一個小鎮，他們突然爬頭，在我們前面突然慢下來。還幸我能煞掣及時，沒有釀成意外，但他們開始破口大罵，然後飛跑而去。

那天，我的心情非常惡劣，覺得自己太軟弱、太無能，任他們戲弄、魚肉和欺負，毫無反抗之能力，亦無膽下車與他們理論。但回心一想，假如我開了車門與他們理論，可能後果不堪設想，畢竟我不是李小龍，也不懂功夫，我只是一個軟弱被欺負的黃皮膚人士。

我開始明白為什麼李小龍的「唐山大兄」、「精武門」以及李連杰的「霍元甲」如此受我們華人歡迎。因為這些電影把我們的自卑感及軟弱一掃而空。但事實上，這只是電影，在現實的生活上，我們都不是唐山大兄或霍元甲，只是一些軟弱無能人士。

正如在上一課所講，哥林多教會也是一群軟弱無助的市井之輩組成。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一 26 說：「弟兄們哪、可見你們蒙召的、按著肉體有智慧的不多、有能力的不多、有尊貴的也不多。」可見他們都是軟弱的一群。他們面對羅馬人的欺壓，他們的解決方法是「猶太人要求神跡，希臘人要求智慧」。他們以為用超自然的神力，超人的智慧，就會勝過欺壓他們的羅馬人，於是便擺出唐山大兄和霍元甲的款來掩蓋他們的軟弱和自卑。然而，保羅卻以為「十字架」才是我們真正的權力和智慧，正如保羅說：「因為十字架的道理，在那滅亡的人為愚拙，在我們得救的人卻為神的大能。」十字架是什麼？對世人來說十字架象徵了「羞辱」「無能」「軟弱」；但對我們基督徒來說，卻是大能與超智慧。正如法國神學家 J. Ellul 說，這是無能者之大能(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)。

哥林多人自以為精明 v.19，又以為保羅是愚妄與軟弱的，保羅就用譏諷的口吻拆穿哥林多人的虛假和愚拙，我們看看 v.20-23

「假若有人強你們作奴僕、或侵吞你們、或擄掠你們、或侮慢你們、或打你們的臉、你們都能忍耐他。我說這話、是羞辱自己，好像我們從前是軟弱的，然而人在何事上勇敢（我說句愚妄話）、我也勇敢。他們是希伯來人嗎？我也是！他們是以色列人嗎？我也是！他們是亞伯拉罕的後裔麼？我也是！他們是基督的僕人嗎？我說句狂話，我更是！」

你看看，哥林多人是多麼矛盾，他們崇尚權能、智慧，保羅就譏諷他們，稱他們為精明人 v.16，但面對著這些強權無理的假使徒，欺壓他們，操縱他們，他們卻能忍受，但對著保羅卻不能，難道這就是精明嗎？

或許我們看看這些假使徒如何對待這些「精明」的哥林多人

- ☆ 強他們作奴僕-不尊重他們，視他們為奴僕。
- ☆ 侵吞他們-侵吞一字，希臘文是 lambano，可譯作榨取、牢籠、陷害、侵吞他人的財產。
- ☆ 擄掠他們-擄掠是牢籠、踐踏。
- ☆ 侮慢他們-不尊重他們，出言侮辱他們。
- ☆ 打他們的臉-用暴力來對待他們。

想想，如果有人如此待你，你會如何呢？奇怪的是，不但這些「精明」的哥林多人，甘願臣服，被辱，今日也許多這類的人，也是如此，真叫人摸不著頭腦！

為什麼哥林多人會如此愚拙，甘願作這些假使徒的奴隸呢？保羅在 v.22-23 給了我們一些提示：

- ☆ 他們以為自己是希伯來人-這裡是指那些操亞蘭話，而不是希臘話的猶太人，自視高人一等。就好像我們今天在美國，有些土著華人，英語毫無口音，說話流利，就覺得自己較那些講英語帶著濃厚的口音，英語又不大流利的華人優越得多，又瞧不起他們！
- ◇ 以色列人-他們自視為神揀選的族類。
- ◇ 亞伯拉罕的後裔-他們是正宗的猶太人，是正統派人士。
- ◇ 基督的僕人-他們以為自己是基督的僕人，具有特殊的身份和權柄。

從上述看來，哥林多人是非常看重人的背景、出身、地位、後台。哥林多人以為這些假使徒擁有這一切，就甘心臣服。套用今日的話，這些假使徒自稱是哈佛的 PH.D，能流利英語、法語、德語、普通話，又是某某大師的子弟，怎麼不叫人另眼相看！

保羅怎樣回應？如果從「世界的標準」「血氣的標準」看，保羅以為他一點也不在這些假使徒之下；當他論及「他們是基督的僕人」時，他說句狂話：我更是！「狂」這一個字，希臘文是 huperego，

「哥林多後書：每週一字－蘇穎睿牧師」

意思是「超級的我」，意思是超等基督僕人。然而當他列出證明時，不是一系列的「豐功偉績」，而是一張「受苦的清單」，對保羅來說，作為基督的僕人，其權柄基礎不是「背景」「銜頭」「權力」「智慧」，而是軟弱與無能，正如保羅說「我若必須自誇，就誇我那關乎我軟弱的事便了」。

「軟弱」一字，希臘文是 *astheneo*。這個字在新約聖經出現過 33 次，意思是「軟弱」「病」「無能」「無力」「貧窮」。從世界的角度來看，「受苦」是無能和軟弱的象徵，但對保羅來說，這卻是神權能的象徵，我們看看保羅這「受苦的清單」。(v.23-33)「我比他們多受勞苦、多下監牢、受鞭打是過重的、冒死是屢次有的、被猶太人鞭打五次、每次四十、減去一下、被棍打了三次、被石頭打了一次、遇著船壞三次、一晝一夜在深海裏。又屢次行遠路、遭江河的危險、盜賊的危險、同族的危險、外邦人的危險、城裏的危險、曠野的危險、海中的危險、假弟兄的危險。受勞碌、受困苦、多次不得睡、又饑又渴、多次不得食、受寒冷、赤身露體。除了這外面的事、還有為眾教會掛心的事、天天壓在我身上。有誰軟弱、我不軟弱呢、有誰跌倒、我不焦急呢。我若必須自誇、就誇那關乎我軟弱的事便了。那永遠可稱頌之主耶穌的父神、知道我不說謊。在大馬色亞哩達王手下的提督、把守大馬色城要捉拿我、我就從窗戶中、在筐子裏從城牆上被人縋下去、脫離了他的手。」

請想想，如果你的教會收到一封申請信，申請作你們教會的主任牧師，這應徵便是這樣寫的：「我在赤柱監獄渡過一段日子，也曾受過笞刑，又被公安打個半死。我嘗過沒有飯吃，沒有衫穿。你問我有何作為？我的答案是，我的軟弱。」你以為你們教會會聘用這樣的一個人作你們教會的牧者呢？

其實，這是一段非常精彩的經文，充滿了豐富的感情，人情和眼淚。我們可以被幾個不同的角度去看：

- ☆ v.22-25 概括地說到他的苦難，進而詳細數算這些苦難的次數
- ☆ v.26 是講述他在宣教旅程時所遇上的各種危險
- ☆ v.27-28 是提及他在苦難上所受身心靈的折磨
- ☆ v.29-33 是講他自己的感受

我們會問一個問題：為什麼保羅要數算被鞭打的次數，他怎會記得這麼清楚呢？我想有兩個原因，其一，鞭打是羅馬之刑罰，類似今日的笞刑。羅馬人稱為 *lictors*，這是非常殘酷的刑罰，往往把囚犯打到皮開肉爛。據羅馬人的法律，凡羅馬公民者，可免此種刑罰。保羅是羅馬公民，卻受這種刑罰，可見保羅是表示這是既非法也不合適理的處分。其二，那時代，人人都喜歡誇讚自己的成就，數算自己的功績，保羅也數算，但他數算的並不是什麼成就，而是他的軟弱和受苦經歷。

如果我們從內容方面看這清單，保羅是從勞苦說到監禁，被鞭打，徘徊在死亡的邊緣中；他又從肉身的痛楚說到心靈的壓力，從個人的遭遇說到教會的情況；這包括了身體的勞苦，肉體之創傷，

「哥林多後書：每週一字－蘇穎睿牧師」

逼迫和死亡的威脅，又有來自旅程，自然災難，被出賣，經濟困難(缺糧)及事奉的壓力，不過我以為最令人心碎的例子是 v.28

「除了這外面的事、還有為眾教會掛心的事、天天壓在我身上。有誰軟弱、我不軟弱呢？有誰跌倒、我不焦急呢？」

這真是一個牧者的心腸！

最後，保羅在 v.30 講出這最精彩的一句話：「我若必須自誇，就誇那關乎我軟弱的事便了。」這是整段之高峰，有趣的地方是，保羅在這裡用了一個未來形(future tense)的動詞，表示他所提及的一切誇口，無論是過去，現在或是未來，都在此原則之內，這是一個不變的真理。我們以為那些苦難、逼迫、軟弱、背叛，並不是叫我們自卑，乃是叫我們看得更清楚：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！

默想

- (1) 你若要自誇，你會誇些什麼呢？
- (2) 你從這段經文認識保羅有多少？他是一個怎麼樣的牧者？
- (3) 你有甚麼軟弱？你以此感到自卑？抑或你從此看到神的恩典呢？